屈原賦戴氏注

九章

屈原賦戴氏注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鄉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以聽直

誦者言前事之稱惜誦悼惜而誦言之也凡誓辭率曰所者反質之以白情實五帝明堂四郊所祀六神覲禮所謂方明周官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者是也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虞夏書之六宗其此與鄉對也服服如五刑有服之服御侍也聽直平斷而治其當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已上言神明既不可欺又自恃君之前忠僞易見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豫謂猶豫集注云疾猶力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我代君自我也集注云言思君意常謂羣臣莫有忠
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以效其忠然亦但知盡心以
事君而已固不懷貳以求寵也
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
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
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王注咍笑也楚人相謂嗤笑曰咍洪興祖云情沈抑
而不達入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羣臣莫
有明己所存也
心鬱邑予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

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吾
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中情集注云以韻協之當作善惡由離騷一句差互
故此亦因之耳

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
志極而無旁

杭度也無主之鬼曰厲極猶窮也旁謂翼輔也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
兮初若是而逢殆懲于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
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美熱𤮏冷爾雅肉謂之羹鄭康成注周官醢人云凡

醯醬所和細切爲𤮏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

何以爲此援也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

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

行所至曰極王注好變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

今而知其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

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結繳於矢謂之矰弋繳射也罻小罔也爾雅鳥罟謂

之羅

欲邅回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牉其交痛兮心菀結而紆軫

傺方言云逗也罔謂猶言得無謂也膺匈也菀猶緼也鬱也語之轉方言軫戾也

擣木蘭以撟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撟撟揉也伐米使之精粲曰糳糗糒也矯舉也曾猶

重也

惜誦

余㓜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予濟于江湘

㓜好此奇服以比好脩不懈是以前既不容於世而不顧至此重遭讒謗濟江而南往斥逐之所蓋須襄復遷之江南時也湘水自洞庭入江故洞庭之下得

兼江湘之間矣王伯厚云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予馬兮山皐邸予車兮方林

言於鄂渚登岸循江岸行以至洞庭也乘之言登也欸發聲王注緒餘也邸舍也

乘舲船予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予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自洞庭而舟行遡沅也舲船小船有窗牖者小楫謂之枻汰浪淘沙土也疑止也疑凝語之轉

入漵浦予儃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舟行由沅入漵至遷所也太傳禮陰之專氣爲霰說文謂之稷雪宇屋近檐也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髡首鬄去髮也王注董正也豫猶豫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薄藂薄也薄近之薄取諸聲忽乎將行爲不見容而忽被放也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

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陵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而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閈說文云里門也西浮者既過夏首而東復溯洄以望楚都蹠蹋也陽侯戰國策所謂陽侯之波是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

逍遙而來東

前云過夏首西浮故此轉而下浮洞庭當夏首之下江之南浮江過夏首已下南上洞庭東乃順江而下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背夏浦西思者未至夏浦回首鄉西猶前之過夏首而西浮裵回故都不忍徑去也水厓高地曰墳介閒也語之轉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上云陵陽矦之氾濫此言當陵陽省文也夏大屋也丘墟也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感

方晞原云卜居之既三年當爲懷王時此篇上言淼南度之焉如則至今九年葢頃襄遷之江南及是九年也說文慘愁不安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
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
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前言己之被讒不復此言小人之巧於媢誠令人難
持以是嫉賢蔽忠使不得進其肆讒謗雖抗行如堯
舜猶加之以不慈也
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
超遠而踰邁
洪興祖云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
喜者惟明者能察之

亂曰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延長也

哀郢

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會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擾擾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

擾擾煩惑也覽民尤以自鎮言觀於人之過則己不可效尤而橫奔失路矣矯舉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修姱與予言而不信兮蓋爲予而造怒

日加戌曰黃昏此以女子之嫁者爲比有成言有昏期至中路而見棄豈其有罪也覽猶示也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玆情以陳辭兮荃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察明也讀入自明悼說文云懼也陳楚謂懼曰悼怛方言云痛也切切切直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荃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象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三五謂五帝三王便文倒舉耳所擬至曰極集注云實當作殖

少歌曰與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猶小也荀卿書賦篇佹詩之後亦綴以小歌正者平其言之是非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

日忘言君日忘之營營毛詩云往來貌信猶洵也直者直前而不變之謂通謂導致己之辭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以娛心兮軫石歲

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回夷猶宿北姑兮
煩冤瞀容寔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
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淺曰瀨湀曰潭軫戾也戾石者戾裂之石超出也回
回曲度調所擬行也隱據也隱進言據之以進瞀說
文云低目謹視也寔是也沛徂沛然而往也
抽思　方晞原曰屈子始放莫詳其地以是篇
考之蓋在漢北故以鳥自南來集爲比又曰望
南山而流涕其欲反郢也曰南指月與列星曰
狂顧南行篇次列涉江哀郢之後者九章不作

於一時雜得諸篇合之有九耳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默菀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

陶陶長養之氣充盛也眴揚雄所謂目冥眴而無見也窈窈言山谷之深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圖未改

迪猶導也達也語之轉初之本迪猶工有規畫繩墨矣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晠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撥正謂撥度之正可爲法守也鄭仲師注周官云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眹謂之瞽

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

方言籠南楚江沔之閒謂之篣或謂之笯窮不之所

示言窮於無可示者文質疏內言文不過乎質望之

侶疏又且內藏也材樸委積言待用之材委積富有

說文樸木素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啎兮孰知予之從

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

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

象

不竝洪興祖以爲聖賢不竝時而生是也邈遠貌懲

止也違猶拂也鄭康成箋毛詩云褢回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方晞原云據涉江篇由沅入溆乃至遷所則沈羅淵
當北行故有進路北次之語王注大故死亡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唫恒
悲永歎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
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
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
子吾將以爲類兮
汩汩疾貌脩長也蔽韋昭注國語云草穢塞路爲蔽
是也曾累也唫呻也方言凡哀泣而不止曰咺匹集
注云當作正類法也

懷沙　史記列傳曰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

遂自投汨羅以死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眙說文云直視也申旦猶達旦申者引而至之謂

願寄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乃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迅飛之疾也當値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顚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媮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勒說文云馬頭絡銜也遷逡次言但遷移而逡巡次且不前也纁黃日入色鄭康成注儀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

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

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其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重於而聞章

言萹薄雜菜世人解折而佩之是以佩之美者遂黃落爲世所棄所謂惜不及與古人玩此芳草也不竢集注云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是也烝升也

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

搴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不服不卑屈以求入方睎原曰上云觀南人之變態此云煢煢而南行安為在漢北所言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集注云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日娭所謂逸於得人
也
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
清澂其然否
厖厚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
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過之謂過謫之也方晞原云上言懷王時此言頃襄
時遠遷臣謂遷之江南也
何貞臣之無辠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

幽隱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光景謂白日之可覩也誠信猶言誠然小人害忠亂國事理明顯慦於知之而被其禍幽隱謂放廢備之備受尤謗也没身絕名言身死而不建功名以留于後世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

無度而弗察王注云上無檢柙以知下也集注云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獨鄣壅而

蔽隱言君以一人受讒諛之蔽晦也無由無所行之
路也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亨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甯
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
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
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
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黑經白緯曰縞生帛謂之素孔沖遠云經傳之言素
者皆謂白絹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

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說文沇州謂欺曰詑

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

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

不明而惑於聽是之謂聽不明易象傳於噬嗑於夬

皆曰聰不明也聰如倘寐無聰之聰傳云聰聞也若

杜若

妒娃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

讒妒入以自代

方言娃美也吳楚衡淮之閒曰娃秦晉之閒曰娥故

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淶娥之臺戴仲達云金與冰之
融治光采熠爚故容貌之豔者曰治容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
列宿之錯置

列宿謂二十八舍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
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騏驥馳騁氾泭下流言其駿險難制恃有轡銜舟楫
喻為治之必以法度轡靶也銜說文云馬勒口中行
馬者也泭詩謂之方或謂之筏或謂之箄方晞原云

此蓋有見於頃襄之行事而云然故下言恐禍殃之有再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雝君之不識

顧炎武云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原所謂禍殃之有再也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后皇王注云后后后土皇皇天也服者習於地也考工

記橘踰淮而北爲枳故曰不遷

湥固難徙更壹志兮緑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

圜實摶兮青黄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内白類任道兮紛

緼宜脩姱而不醜兮

曾重也剡利也王注紛緼盛貌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湥固難徙

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横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

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洪與祖云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鄭康成注樂記

云更息曰蘇王伯厚曰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願歲幷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象兮

集注云歲幷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離如離立言孤特也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習勉強也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

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物不以微而隕性或殊以蕙搖落言也聲不息於隱則聞其先倡知其終極以回風之使人傷懷言也志介而不忘謂久而不忘其介然之志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況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草枯曰苴葺言其鱗次也隱者懷臧不自露也此言物各以類不相雜廁比己之不能與世合而思彭咸

同心同志自相感矣都美也眖猶愛也閒於疑惑則

又賦詩可明蓋決然定於志如此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

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

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

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

惘惘而遂行

掩撫也膺釋名所謂心衣其是與毛詩云仍就也

歲忽忽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衡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彰咸之所聞

隱痛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儀猶象也純猶專也

藐曼曼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藐方言云廣也縹長組之貌說文紆縈也翩疾飛也

馮昆侖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

隱據也說文湍疾瀨也

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

委移之焉止飄幡幡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無經紀者臨大野而不見區分之謂軋戴仲達云載重礙軋有聲也翼謂隨從之在兩旁者伴之言寬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

思蹇産而不釋

仍猶荐也施黄棘之枉策王注云施黄棘之刺以爲

馬策是也放迹猶言逸迹慦慦驚懼貌

悲回風

遠遊

屈原賦戴氏注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此約致其辭下乃申言之

遭沈濁之汙穢兮獨菀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予弗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淒而曾悲

所謂悲時俗迫阨也惟思也

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

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終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而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乎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所謂願輕舉遠遊也惟思也尾宿之上有星名傅說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夏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于日蓋房心尾皆得辰星之稱也曾

猶累也重也曾舉謂舉之高淑之言清也善也往來
所舍曰郵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曊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
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
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予將焉所
程

所謂質菲薄無因也曊方言云晠也程品式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
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澂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

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息寧息也宿之謂止之使循淈亂也如波流之涌沸曰淈而女也爾女而戎若語之轉辭之言勿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子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仍就也周官有琬圭琰圭氣上充於色曰艴脫柔澤也庭謂之顏說文云眉目之間也益兼關與下極矣

浮遊也語之轉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宋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予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雄虹之采旄兮

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敖

太微爲衡值翼軫北內五星曰五帝坐於微閭卽職方爾雅之醫無閭語之轉耳㡯說文云幢也衡下兩馬曰服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撰予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

相牽不進曰班鄭康成注月令云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太皞宓戲氏陽謂日也

風伯爲予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

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竝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雎以揭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

鄭康成注月令云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玄武北陸七宿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屬度也

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予心悲兮邊

馬顧而不行思舊故而想象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
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
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禦
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並進兮形蟉
虯而委移雌蜺便娟以曾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
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裴回

鄭康成注月令云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
曰犂爲火官鄭仲師注周官隷僕云蹕謂止行者清
道若今時儆蹕咸池大咸也承雲雲門也周官保氏

教國子六樂有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王注
象罔象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原兮從
顓頊乎曾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嬴
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路
鄭康成注月令云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皡氏之子
曰脩曰熙爲水官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
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自重曰已下賦遠遊之事所謂託乘而上浮也

卜居

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予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鉏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媮以全吾軀乎寧與

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
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曲禮龜爲卜筴爲筮絜者旋繞之稱凡度直曰度圍
度曰絜莊周書所謂絜之百圍賈誼所謂度長絜大
是也楹柱也堂上有東西楹抗舉也軛衡下兩軥也
衡亦通謂之軛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三十斤曰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

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漁父

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

王逸離騷篇序說云屈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王伯厚云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彊榦弱枝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

醨何故深思高舉而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
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遂去不復與言

通釋上目錄

河源　黑水

玄趾　三危山

嵞山氏之虛　斟尋

南嶽　鳴條

有扈　有莘

盟　岐

鄂渚　枉渚

辰陽　溆渚

江夏　郢

夏首　夏浦

屈潭 汨羅　　嶓冢山

介山　　岐山

淮水　　於微閭

滄浪之水

通釋上　　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故宅在今湖北宜昌府興山縣北漢南郡秭歸之北境也水經注江水篇云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秭歸故城即今宜昌府歸州治

羽山在今登州府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夷地也

沅水出牂柯故且蘭今湖南靖州西南水自貴州黎平府流入州境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山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南九十里二水同注洞庭而北會於江

蒼梧南越之地漢爲郡今廣西梧州平樂鄠州三府分有其地
白水謂河源爾雅河出昆侖虛色白是也
窮石弱水所出說文謂之岍山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漢張掖刪丹西南山也故漢縣即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治
有娀在禹貢冀州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漢河東蒲反即其地今之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有虞在禹貢豫州漢梁國虞即其地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也縣東南義原鄉有故綸邑城春秋傳所稱虞思

妻少康以二姚而邑諸綸者也

九疑山在零陵營道南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酈道元水經注湘水篇云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

傅巖史記謂之傅險在河東太陽北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又東北春秋傳之顛軨也水經注河水篇云淵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傅巖東北十餘里卽顛軨坂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昆侖唐吐蕃傳謂之紫山蕃語謂之悶摩黎山今蒙古謂之枯爾坤譯言昆侖也有三山最西而大爲河源所出者曰巴顏喀喇其色紫黑産金銀蒙古謂黑喀喇謂富貴巴顏故名巴顏喀喇山東北去西寧邊外千四百五十五里

流沙在敦煌西今嘉峪關外沙州衛地

冀州古帝都因以爲王畿之通稱春秋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是也又以爲中土之通稱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是也

洞庭春秋傳所謂江南之夢韓非書所謂五湖戰國策

所謂五渚以湘資沅微澧五水之所會故稱五矣或謂之巴丘湖或謂之重湖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也

涔水胡朏明以爲卽岐江之南派會澧水注洞庭禹時南派盛大爲江之經流故禹貢導江又東至于澧戰國時則南流如帶謂之涔水而目北派爲大江此由涔陽横大江是也北派於禹貢爲荆州之沱

澧浦水經注云澧水流注於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是其地在今湖南岳州府華容縣南漢長沙下雋之西北境蓋至此澧水出武陵充西歷山山在今湖南澧州

安福縣西水經注文云澧水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
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
九河在禹貢沇州與青州分界據爾雅徒駭太史馬頰
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爲九河漢書溝洫志云許
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
東光鬲界中自鬲已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漢成
平故城在今交河縣東東光故城在今縣東竝屬直隸
河閒府鬲故城在今德州北屬山東濟南府閻百詩云
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閒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
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

非古徒駭河與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淀西踰東光東至海淀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今平原迤北淸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河源二泉同出巴顏喀喇山之東麓行數里而合東北流三百餘里至星宿海蒙古謂星鄂敦謂水灘他拉故名星宿海曰鄂敦他拉東北去西寧邊外千一百一十四里河又東北流屈而東南貫查靈鄂靈二澤澤之相距五十餘里鄂靈已上蒙古呼阿爾坦河已下至歸德堡呼喀屯河河東流南北屈折過積石南回遠行七八百里復遶其東北唐魏王泰所言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者也當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山有九峰綿亙三百餘里禹循行嘗及此是以禹貢曰導河積石昆侖積石昔儒多惑焉

禹貢有二黑水梁之黑水帝繫謂之若水或謂之瀘水今之金沙江也界梁州之南導川之黑水則界雍州之西者此黑水三危並稱目雍之黑水明矣交趾未聞或云黑水所出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則三危黑水所經也今有山而無其水以當之山在嘉峪關外沙州衛東南漢敦煌故城即今衛治春秋傳之瓜州地

塗山氏之虛漢九江當塗也有山曰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淮之東岸

斟尋漢志北海斟京相璠云故斟尋國禹後是也後省入平壽應仲遠所稱平壽之斟城矣今山東萊州府濰

縣東廢斟縣是

衡山為南嶽其北則楚其東則吳漢志長沙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也

鳴條漢河東安邑有古鳴條陌今曰鳴條岡者是在山西解州夏縣西

有扈漢右扶風鄠也漢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屬陝西西安府

古莘國在陳留今縣東北莘城是也屬河南開封府

盟之為孟語之轉也其地有津謂之盟津春秋傳王與鄭田盟其一也後屬晉為河陽盟津在南漢屬河內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津在縣南十八里
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漢志右扶風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鄂渚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江中黄鵠磯上三百
步漢之江夏沙羡界楚東鄂不遠矣劉子政說苑所稱
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即此也
沅水注洞庭在今湖南常德府沅江縣漢長沙益陽也
枉渚在今常德府武陵縣南水經注云沅水東逕臨沅
縣南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是也自枉渚西遡沅得辰
陽水經注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

山谷東南流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右會沅水名之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西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辰溪口在今湖南辰州府辰溪縣西南漵浦亦在縣南漢志義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山在今辰州府漵浦縣東南百五十里

臨沅辰陽義陵漢皆屬武陵

夏水首受江入沔合沔以會於江其所經之地皆在楚紀郢已東漢高帝置江夏郡今湖北之漢陽武昌黃州及安陸德安東南境是

郢說文云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杜元凱注左氏春秋云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江陵今屬湖北荆州府故江陵城即府治縣附郭也水經注江水篇云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渚宮在今城內西隅城北十里便得紀山故以紀南名城又有紀郢之稱也江水逕江陵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此郢城漢志云楚別邑故郢水經注云子囊遺言所築城也

夏首在今江陵縣東南水經注夏水篇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城之東門也今江

陵縣東南有豫章口又東即中夏口
夏水沔水合流逕魯山東南注於江爲夏浦春秋傳謂
之夏汭或曰夏口或曰沔口或曰魯口今湖北漢陽府
漢陽縣東漢口是魯山亦謂之翼際山禹貢之大別山
也在縣東北百許步夏水入沔在江夏雲杜東是謂堵
口水經注夏水篇云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於
江謂之夏汭今湖北安陸府沔陽州西北有雲杜故城
水經注湘水篇云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又西
逕玉笥山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
故淵潭以屈爲名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汨水又西

逕汨羅戍南西流注於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汨羅口

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長沙羅引盛弘之荊州記云汨

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沈處羅故城在

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東北縣北七十里汨羅山孤峙

水中其上有屈原墓

嶓冢山漢水所出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

漢之廣漢葭萌也閻百詩云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

峩然雲表水微細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合五

丁峽水東流為沔其流始大

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四十里漢太原界休

也介子推逃賞於綿上之山晉文公求之不獲乃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子推田斯山是以名介山矣

岐山江水所導源也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衞西北連嶺而西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是也水經注云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闔百詩云漢湔氐道在唐爲松州廣德初陷吐蕃宋亦爲吐蕃地今爲松潘衞在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衞西北二百二十里曰大分水嶺江源出焉

淮水出桐柏山至淮浦入海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

縣西南三十里漢南陽平氏也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

淮浦故城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漢屬臨淮

於微閭山在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十里周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是也漢之遼東無慮

語轉字殊地名類然矣

漢水過武當東北其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均州北漢屬南陽水經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予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

之不𨔥水地鄀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南漢屬南郡

山川地名